

编辑丛书

煮字生涯

柯 灵

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煮字生涯

柯 灵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煮字生涯

柯 灵 著

*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(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)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 787×960 1/32 印张: 10.5 字数: 149千字

1986年7月第1版 1986年7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,450册

*

书号: 17088·43 定价: 1.60元

15-1/25

《编辑丛书》总序

边 春 光

山西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“编辑丛书”，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。它以提高广大出版工作者的业务水平为目的，可以促使出版工作者增加知识，扩大见闻，提高对书稿的鉴赏力，树立高尚的职业道德和良好的编辑作风，促进出版事业沿着党所指引的正确道路向前发展。

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总任务和各项奋斗目标，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，出版战线担负着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。在新的历史时期，传播共产主义思想，传播科学文化和传播一切有利于人类进步的知识的书刊，对于巩固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制度，对于培养有理想、有道德、有文化、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，无疑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。这已越来越被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所证明，也越来越被全

党和全社会所认识。

改善和加强出版工作，有许多实际问题要解决，包括要切实贯彻党的出版方针，大力提高出版物的质量；要统筹安排，制订出书规划和事业发展规划，出好重点书；要尽快改变印刷设备和印刷技术的落后状况，努力缩短出书周期，解决出书难、买书难的问题，等等。但是，为了适应开创出版工作新局面的迫切需要，加强出版队伍特别是编辑队伍的思想建设、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，培养一支革命化、年轻化、知识化、专业化的队伍，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迫切的严重任务。道理很简单，提高出版物质量，增加出版物的品种，就要有一支坚强的编辑队伍；使用先进的印刷设备，提高印刷技术水平，就要有一支具备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，能够掌握现代印刷技术的职工队伍。有些印刷设备，我们一时制造不出来，还可以引进，但人才却不能靠引进，主要靠我们自己去培养。所以，要开创出版工作的新局面，我们面临着一个迫切的任务，就是迅速采取各种切实措施，提高出版工作者特别是编辑队伍的政治理论水平、科学知识水平和业务能力，以适应出版工作发展的需要。否则，开创出版工作

的新局面，将会是一句空话。

“编辑丛书”的出版，对广大出版工作者特别是编辑人员提高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，无疑将会发挥十分有益的作用。我衷心期望把它办好，办成一个受广大出版工作者所欢迎的读物，真正成为他们的良师益友。

目 次

1 序 言

1

- 6 文字生涯第一步
 - 18 银幕旧闻拾遗
 - 31 上海抗战期间的文化堡垒
 - 58 “孤岛”新闻史号外
 - 76 《周报》沧桑录
-

2

- 118 想起韬奋先生

- 124 与郁达夫先生的通信
132 三十八年前的一张旧报
137 记郑定文
141 爱丽园的噩梦
149 遥寄张爱玲
165 关于小黑姑娘的通讯（桑弧 柯灵）
173 叶圣陶同志的两封信
179 开明风格
-

3

- 183 《浅草》献词
185 援助叶紫先生遗族
187 我们的声诉（《草原》发刊词）
193 《世纪风》复刊词
195 备忘录
202 《读者的话》开场白
204 《读者的话》致读者
208 《浮世绘》发刊词
210 《十字街头》创刊告读者

- 212 记中国第一张儿童时报 (田锡安)
- 220 “孤岛”文学的主要阵地 (徐开垒)
- 239 从《浅草》到《草原》 (何为)
- 257 侵略者鼻子底下的战斗 (杨幼生)
- 281 大胆, 泼辣, 喊出人们的心声 (黄立文)
- 305 一封读者来信的奇遇 (韦芜)
- 314 如鱼得水 (陈钦源)
- 324 一次不寻常的会见 (吴企尧)
-

序 言

我曾经长期当报刊编辑，煮字烹文，一手伸向作家，一手伸向读者，借墨结缘，弄云作雨，播火传薪。此中况味，甘苦自知，却从来无意倾吐，这本小书，从写作到辑集，大半出于偶然。人海浩瀚，世事岔集，潮汐有信，风雨无凭，藐小的个人，难于独立苍茫，事无巨细，决然自主浮沉，也是很自然的吧。

我投身编辑生涯，最密集的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，正当天下鼎沸，祖国存亡绝续之秋。这个惊心动魄的时代，已成为过眼云烟。中国抗日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，一弹指间，流年四十，但创巨痛深，记忆长新，世界各地形形色色的纪念活动，鉴照史镜，警策未来，表示

对人类命运的殷殷关切，四海同心，无分畛域。这集子里的第一组文字，主要是这一时期的勾沉稽往之作。《上海抗战时期的文化堡垒》是《上海党史资料通讯》对我的访问记录，经我补充整理，只是一些史实的铺陈。除在《通讯》发表外，并连载于《人民政协报》。因为年湮代远，深恐记忆失真，稿成后曾请益于梅益、王元化两同志，当年党领导上海文化界艰苦卓绝的斗争，他们躬与其役，可以算是历史见证人；杨幼生同志致力于“孤岛”文学研究，熟悉情况，我分别请他们严格甄审内容是否翔实和符合政策，并特别注意有无借此自我吹嘘之处。现在我仍愿以此意求教于读者。《孤岛新闻史号外》一文，与任嘉尧同志协作成篇，试图为上海“孤岛”时期“洋商”报纸的因果作一分析和小结。今年十月，中国新闻学会等四单位联合发起，在曾为战时陪都的重庆举行全国新闻学术讨论会，我承邀参与，因生平足迹未尝入川，仓促成文，借此作敲门砖，得以假公济私，欣赏瑰丽奇伟的大足石刻，归途顺流而东，又瞻仰了向往已久的三峡风光，葛洲坝工程。《“周报”沧桑录》的写作，也是云无心而出岫，并非我的本愿。在第三次

国内革命战争的狂风巨浪中，《周报》昙花一现，曾有过一些影响，到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却被视为政治包袱，成了我无法脱卸的湿布衫；事过境迁，似乎形势“稳定”，又不那么讨人嫌了。有人还准备替它梳妆打扮，改造历史，一面又翻云复雨，簸弄无聊的口舌。几十年来——具体地说，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以前，我无论口头笔下，未尝对《周报》置一词，现在既然如此，我觉得也无妨实事求是，负责说明一些真相。办刊物是集体事业，分工合作，各尽所能，荣辱与共，无分彼此；作家的扶持，读者的赞助，更是必不可少的条件，将众擎之功夸饰为独支之局，既违事实，更不足为训。要不是我穷于应付，本不想多费这番笔墨。但尽管如此，这篇文章的主旨，还在于为当时的民主洪流留一缩影，我相信对今日的读者，温故知新，还不至于毫无意义。

第二、三两组，前者是我和几位前辈、友辈文字交往中偶尔留下的尘影梦痕，他们对我多曾同声相应，或给以友好的提挈，或予以道义的支持，现在已大半谢世，而风仪尚存，我敬以此表示衷心的感谢。后者是几种刊物的发刊词和编者

告白，为当时当地所作，打着较为清楚的历史烙印，社会故态，文场旧事，可以由此豹窥一斑。这两组文字，除了部分近作，有些篇什，曾见于旧作文集，因为内容与编辑工作有关，不顾重叠，加以集中，期便于读者检索。

我积年编辑的几种报刊，有熟悉情况的同志曾为文评述，散见于各种杂志，现经请求，得许借重，另成一组。承这些同志的美意，腕底春风，多所奖饰，我不避“王婆卖瓜”之嫌，却还别有些用意在内。因为这本小书，虽滥竽“编辑丛书”之列，但除了关于《周报》一文，实际上都是顾左右而言他，要获得较为清晰的印象，还须求之于这些评述。从保存期刊史料的角度着眼，竹头木屑，或许也不为无用。我编辑的报刊，有文艺性的，综合性的，政治性的，也有群众性的，而后一种经验最为愉快和难忘，特别是《文汇报·读者的话》。它使我懂得，文字媒介一旦电流般接通群众的心海，相引相吸，相激相撞，会产生何等强烈的社会效果，什么“洛阳纸贵”的神话，映衬之下，显得多么苍白无力。不久前《文汇报》报史研究组在国民党的历史档案中发现一个材料，可以作为反证：

该报(按:指《文汇报》)言论左倾,偏向于中共,而以本党(按:指国民党)为攻击对象,对本局施政多有不利之批评。该报辟有《读者的话》一栏,系由左倾作家柯灵主编,常有挑拨群众攻击政府之言论及赤化宣传。内容记述各项,均有均衡之发展,文化、工人、知识界之读者颇多。(摘录1946年底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《本市各报调查及分析》一表中“内幕与背景”栏。标点为引用者所加。)

沐手恭抄,借供谈助,并以见反动统治阶级和一般群众,眼光多么不同。

《记中国第一张儿童时报》一文,意在为全国首创的儿童报纸留一文献。作者田锡安先生已经逝世,这是一位很有见地的教育家,而鲜为世人所知;我正式从事报刊编辑,就出于他的汲引,饮水思源,谨于此志少年受知之情。

此书结集,出于赵家璧同志的建议,山西人民出版社张安塞同志的督促,并道谢忱。

柯 灵

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二日

文字生涯第一步

生活很象连环套，常常一环一环地互相牵引着。

我尝试投稿，始于一九二五——一九二六年间，第一个落脚点是故乡绍兴的《越铎日报》副刊。那时我是个小学教师，有些学生长得比我高，农民背后管我叫“小先生”。第一次大革命以后，《越铎》改为《民国日报》，我继续投稿。那是我自学写作过程中的“描红”阶段，但对我后来的生活道路，却有深远的影响。

我小学时代的一位老师，在乡间属于缙绅阶级一流人物，曾在上海大东书局短期工作过——我估计他不在编辑部门。乡居无聊，一九三〇年春节刚过，他忽发奇想，决定到上海办一种《时

事周刊》。他的想法是：上海报纸很多，篇幅浩繁，大都市节奏紧张，人们没有时间遍读，如果办一份周刊，摘要汇编七天内的新闻，就可以满足读者的需要。他自己是不读报的，因此会有这种想法。而这种似乎有理的皮相观察，正好表明他对紧迫的社会脉搏的钝感。世界历史进程的规律是交通日益便捷，信息日益灵敏，人类相互关系日益密切，而他的想法正好背道而驰：回到“断烂朝报”的时代去。那时我不出乡关一步，当然比他还要无知。他还有一种仿佛非常切合实际的想法，因为他当过小学校长，当时小学校里每周要举行一次“纪念周”，按照规定仪式，要由校长领读孙中山先生的“总理遗嘱”，还要报告时事。后者大概曾使他很感烦恼。照他设想，有了《时事周刊》，就可以照本宣科，便利非凡。如果全国小学各订一份，销路就可操左券，看来前途大有可为。

就是因为我常在报上投稿的原故，老师“慧眼识英雄”，要我到上海来协助他实现美妙的宏图。我受宠若惊，自然唯命是从。他还随身带了个本乡的农民来烧饭打杂，供他差遣。我们一行三人，在南阳桥杀牛公司附近租了一间旧式弄堂

房子的前楼，在报摊上订了《申报》和《新闻报》作资料，他亲自出马，联系了一家印刷厂，一个报贩的小头脑，这就算万事齐备，可以着手创业了。这个刊物究竟怎么编，怎么让上海社会知道有这么个独特的刊物，他似乎连想也没有想过。他派给我的任务是从报上剪辑新闻，再写几则短评。编、写、校对、跑印刷所，全权负责。古人说“杀鸡焉用牛刀”，老师就凭我这个初到上海的无名小卒，一个乡下的小知识分子，居然鸡刀宰牛，轻而易举地把《时事周刊》办了起来：三十二开，三十二页，外加封面封底，很象个正规的印刷品（说来很滑稽，封面题签也是我手书的美术字）。唯一的缺点就是它们老坐在报摊上吃灰尘，没有读者光顾。出了五、六期，就太平平地寿终正寝，在春申江上汪洋如海的出版物和读者群中，连一点泡沫也不曾泛起。其实，只要我们对上海这个城市有一点点常识，一点点正常头脑，再加上一点点自知之明，早就应该知道这完全是多此一举。

我的老师是瘾君子，这计划想必是他在吞云吐雾时冒出来的一个幻想，现在破灭了，但并不死心，他看到上海小报盛行，决定改办一张小报。